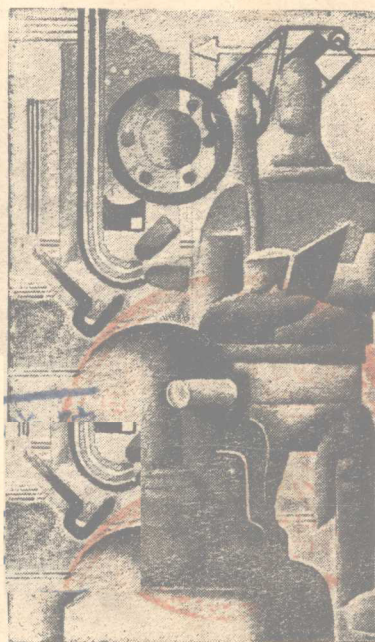


書叢識知民國

影近線前



社版出民國

輯二第書叢識知民國

影近線前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有所有權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編輯者

金華響鼓井
國民出版社

印刷者

金華塔下寺
東南日報第二印刷廠

總發行所

金華響鼓井
國民出版社

經售處

各地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版

前言

自從今年三月三十日南昌陷落以後，直至最近敵在湘北大舉進犯以前，這中間五個月的戰事，在二期抗戰裏，是自成一個階段的。

由敵人方面看，這一階段裏仍企圖貫徹其西北進攻計劃，所謂西北進攻，即以北戰場各線爲主攻，鄂中、鄂北各線爲助攻，東戰場、南戰場各線則取伴攻姿態。至於潮汕的陷落，及嶺南戰局的一度緊張，那是另有其外交上的因素的，即敵人企圖以此威脅英國，使其在東京談判中帖然就範。

敵人爲減輕其西北進攻時後方威脅起見，曾發動多次的所謂「華北掃蕩」，可是由於我軍作戰的愈益機動，軍民的愈益合作，結果却被我所反掃蕩。襄漢一帶爲我一部分主力軍所在，敵軍曾作「包圍殲滅」的誇大宣傳，結果却被我所反包圍，東戰場、南戰場各線在我的不斷反攻之下，更使敵疲於奔命，敵軍發言人在滬招待記者席上，至自承爲「不能保衛每一寸鐵路安全」，其窘狀可想。

在表面看，這一時期的戰況似較爲沉寂，但這却正足以證明敵之與我，已漸入於相持狀態，而不能像第一期抗戰時的順利進展，而這五個月南北各戰場的許多光榮戰役：反攻，反掃蕩，反包圍，則是積小勝爲大勝，使整個戰局漸趨好轉一個重要關鍵。

自從阿部組閣，西尾來華，湘北戰局，突趨緊張，敵軍稻葉、甘田、藤田、荻洲等四師團，傾其全力來犯，被我軍消滅過半，雖局部戰事之發展，前途未易預測，然由於過去五個月的全面戰爭，我們會擊破了敵人的「華北掃蕩」、「五月進攻」，在南北各戰場獲得無數次大小的勝利，使敵我傷亡成了倒

置的比例，即可斷言，此後敵軍進展必愈益困難，其損失亦必愈益重大。

本書所錄各篇，即這一階段中南北各戰場的光榮紀錄，爲節省讀者時間計，於各篇原文，頗多刪節，又爲這一階段的戰局，是以北戰場各線爲主，鄂中、鄂北爲輔，東南各線雖也有猛烈的爭奪戰，却是偶發的性質爲多，非全局關鍵所在，所以本書的編次，也依着這個次序，使讀者於整個戰局更易明瞭。

廿八年十月十六日編者

自本書出版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銷路頗廣，不勝感荷。茲因戰事進展，敵軍進展，其損失亦必愈益重大。本書所錄各篇，即這一階段中南北各戰場的光榮紀錄，爲節省讀者時間計，於各篇原文，頗多刪節，又爲這一階段的戰局，是以北戰場各線爲主，鄂中、鄂北爲輔，東南各線雖也有猛烈的爭奪戰，却是偶發的性質爲多，非全局關鍵所在，所以本書的編次，也依着這個次序，使讀者於整個戰局更易明瞭。

自廿八年三月三十日南昌落後以後，直至最近敵軍進展，其損失亦必愈益重大。本書所錄各篇，即這一階段中南北各戰場的光榮紀錄，爲節省讀者時間計，於各篇原文，頗多刪節，又爲這一階段的戰局，是以北戰場各線爲主，鄂中、鄂北爲輔，東南各線雖也有猛烈的爭奪戰，却是偶發的性質爲多，非全局關鍵所在，所以本書的編次，也依着這個次序，使讀者於整個戰局更易明瞭。

前線近影

目錄

前言

一 中條山之戰

二 冀中反掃蕩

三 綏西的狂飈

四 鄂北會戰

五 漢水三個月的相持

六 鄂湘贛戰雲

頁次

(一)

(八)

(九)

(二一)

(二五)

(三九)

七 東線戰局面面觀

(二二)

八 嶺南戰局剖視

(三五)

九 潮汕戰局

(三〇)

十 粵北大反攻

(三五)

二 冀中又戰

(八)

一 中對山戰

(一)

前言

目錄

前線近影

一 中條山之戰

(一) 從準備到發動

自從我們的四月總攻以後，敵人不肯沉寂也想在久戰頓挫之餘，來一次突然的攻山，挽回頹勢，這便是「第六次掃蕩中條山」的起因。

這時候，晉南敵人的實力，祇有孤另另的一個牛島師團，保持點線還有點捉襟見肘，大規模的攻山當然更談不上，於是一面請援，一面整飭殘部，從事徵發。從五月開始，駄馬、民伕，小批大批向敵營集中，給養彈藥斷斷續續的從破碎的同蒲路上運來。

另一面，敵援河野師團乘車南下，直到六月初間，才陸續開到。

「換防」的空氣放出來，一面把偽造的「牛島師團回國」的消息向山上傳送，一面實行「換防」。河野師團保持佔領地，牛島師團則整頓行裝，作「唐·吉訶德式」的孤軍突擊。

「換防」中間，召集佔領區內的村長，徵發大量民伕、駄馬、糧食，違則焚殺。同時向中條山下各村莊民衆威嚇，即刻遷移到城市 and 鐵道線上來，並且要攜帶全部財產食糧，違則焚殺。這是要向中條山的我軍進行「外線的空舍清野」的初步準備。可是山下民衆大都避上山來，投入國軍的保護圈中；少數投向敵區的，除婦孺外，悉被拉差役，參加這次進攻。

「皇軍」的命令來了，「五日發動進攻」。原文是這樣的：

「師團沿解縣至二十里嶺至陌南鎮之線以東，張店至茅津之線以西地區，中條山脈中一帶之敵攻擊之，將敵軍壓迫至黃河擊滅之，同時，毀滅葛趙村平陸及茅津附近敵之根據地，並破壞靈寶鐵道橋遮斷隴海沿線」。(夏縣附近俘獲敵作戰命令)

(二) 西山的戰火

中條山的形勢，可自張(店)茅(津)公路線劃為東西兩區。東山縱橫於平陸、夏縣、聞喜、絳縣、垣曲五縣境內，峯巒重疊，高而且廣。西山則較為單薄，然亦橫貫於永濟、芮城、虞鄉、解縣、安邑、平陸六縣。敵人這次進攻，首先便找着這較薄的一環。

六月四日，敵援河野師團全部進入安邑、運城、夏縣、聞喜一線及鹽池(在解縣、安邑以南)周圍的陣地，向南警戒。

牛島師團的關亢六(三十九)高橋(四十)兩旅團主力集結於解縣。步炮聯合的岩切部隊在張店集結，以運動遲緩之故，五日攻擊的計劃延誤了一天。六日拂曉，分三大股出動，野炮二十六聯隊，獨立山炮第一聯隊之一部，鹽見、山根、高田各隊運動於三股之間的地區，更以飛機散開於上空作為步炮進攻的鷹犬。

敵右翼關部隊是五日從解縣出發的，任務是：「破壞靈寶鐵道橋，遮斷隴海路線」。六日晨由二十里嶺南竄，以一部向右延伸，由石坡池西轉，進犯芮城，一部陷陌南侵據靈寶對岸的祖師廟，開始向靈寶鐵橋砲擊。去年敵人攻佔風陵渡以後，晉冀我軍的補給線早已不完全依賴隴海鐵路了。然而這次敵人却大張旗鼓來進行破壞，六日那天對靈寶鐵橋砲轟了五百多發，七日竟達一千七八百發，八九兩日，又是

五百發以上。一座失去作用的鐵橋消耗了敵人三千發砲彈。六、七、八三夜，敵各以三數百人由祖師廟偷渡，都被南岸我軍的機槍彈雨打了回去。

九日夜，祖師廟敵人悄然退去，中條山大戰，以這一方面最先結束。

敵人左翼岩切部隊，六日晨沿張茅公路南下，首由張店、候王進至前後鷄村，以猛烈攻勢先後取幹橋、大寬等村，我孫部等師，遂於大呂村、下牛村、武家溝、黃龍嶺、豬咀岸、南谷村、大溝南之線構成一半圓形陣地，據舊有的固守工事，全力抗禦。敵不逞之餘，乃以砲空聯合轟擊，並大量施放催淚性毒瓦斯。南峪村陣地因而不守。敵一面竄入小溝南，夾擊大溝南陣地。一面由大坪頭、下牛三面夾攻大臣村，陳團長率部與敵血拚半日，終於為殘酷的毒瓦斯所攻破。這時，我李軍由張店幹橋之間側擊南下的敵人，六日夜曾一度將幹橋奪回。

七日晨，張茅公路以西戰事正激烈進行，我增援部隊李師奉令由夏縣東南星夜趕來，控制於張茅公路之大寬附近，阻滯了敵人的南進。

敵牛島師團這一次的具體任務，是攻擊平陸、茅津、張茅公路之南進既遭阻擊，右翼關部隊進抵陌南以後，急抽調主力東趨葛趙，與攻陷大溝南之高橋旅團主力會合，沿河向平陸方面進犯，在車村、葛趙一帶遇到我軍堅強的抵抗。當敵人逐漸以猛烈砲火向平陸壓迫的時候，我方某旅一部獨由車村北進，突出敵之側後，與敵水井中隊，天材砲兵中隊遭遇，一鼓殲敵二百餘，毀敵山砲六門，這一戰又相當地頓挫了敵人的進攻。

八日夜，平陸陷於敵手，近郊戰鬥在城北猛烈進行。我方某旅鄭團固守平陸城北的馬家莊陣地，平陸陷後，被敵包圍，全部殉國，造成中條山中最偉大最悲壯之一役。

張茅公路上，經幾日的戰鬥，南犯的敵軍岩切部隊，主力仍被華方阻止於大臣、西牛附近，我方主力則控制於公路以東之毛家山附近地區，在晴嵐、北呂、關家樑，構成新陣地，應付張店、侯王村一帶敵人的生力軍。

北面的中條山阻止了敵人，而問題出在南面了。攻佔平陸的日人，直向東竄，迫近張茅公路南段。

十日清晨敵一股竄入茅津渡，我方孫部某師沿河岸逐漸向東轉移，南岸河防部隊則以猛烈砲火阻擊茅津渡附近之敵。敵被兩面受擊，死傷在五百以上，故於佔領茅津渡一小時後，即以一部東進尾追，一部與平陸敵人同時北竄，側擊張茅公路的我軍。戰事則在公路東側進行，逐漸蔓延到中條東山。

十三日拂曉，敵又分兩路東犯，張店、侯王敵軍千餘分向我軍口家嶺、蘇韓村、安家溝、婁園一帶楊旅陣地進攻；同時幹橋、大寬，千餘敵人犯我晴嵐、北呂、關家樑、居士莊陣地，我亦全力應付，戰事十分激烈。

由茅津北竄之敵，十三日進攻古王府，我范唐營以寡敵衆，苦撐一日，至夜，陣地毀於砲火，范文英營長以下全營作壯烈犧牲。敵佔領古王村據點後即分兵數百折向東犯，攻佔計王村、郭家莊、淹底等村，於十四日晨分頭北犯，與張店、幹橋兩路呼應，向我毛家山、廟凹、核桃凹一帶圍攻，我李軍三面受敵，乃由婁園、堯店、晴嵐、北呂、毛家山、祖師廟、炭溝等地逐次轉進至神仙嶺、岳家山、密巴山以北之線，戰局始告穩定。

這時關高橋兩旅團敵人的主力已自芮城、陌南、平陸以北悄然撤退，分向夏縣、聞喜、絳縣、桂嶺關各地移動，改圖我中條東山。沿河佔領各據點，則同時放棄。留在張茅公路的祇有嚴切部隊一支孤軍

我軍李師奉調聲援張茅公路，孫部亦於收復沿河之茅津、平陸各據點後，重整軍威，分路北進。十五日起，我會、李、孫三部分頭向敵壓迫。從此攻守易勢，十五日午前首先將進犯神仙嶺、岳家山之線的敵人擊退，其中一部份敵人乘勢竄往夏縣，整頓殘餘，參加東路的新進攻去了。

十五、十六兩日，我軍更以新的威力驅逐了淹底、古王府等重要據點的敵人，十七日總攻擊令下，毛家山、祖師廟、炭溝、廟凹、輪橋、大寬、犬臣一帶，先後克復。

十九日之後，張店、二十里嶺以南的敵人全告肅清，中條山西部息了戰火。

（三）又一軍事冒險

牛島師團經過西山十多天戰鬥，爲着遂行他們的侵略夢，又向廣大的中條東山作深入的「遠征」。企圖打擊我軍主力，和進行「外線的空舍清野」，摧毀我軍在中條山內的根據地。

橫嶺關的敵人首於十三日沿絳縣、垣曲大道活動，夏縣敵人則於十四日分若干小股竄擾中條山口的

王家河、南北山底、尙家坪、蔣家窰頭、文槐村等地，一部被我撲滅，一部被我逐回。在退却之前，曾將經過各村焚燬，殺害村民一百多人。張店、解縣敵人正在抽調中，這方面的戰鬥還未開始。

牛島師團的殘缺部隊，從中條山西部倉皇退出戰場，集結於夏縣、聞喜、絳縣、橫嶺關一帶，點一點人數，少了四千以上，於是從河野師團借來一個重松聯隊，調和一下久戰之師的疲困和怯戰的心理。

十八、十九兩日，是中條山戰爭的轉換期，西部的戰鬥結束，東部的戰鬥開始。

首先是聞喜東鎮的敵人，十九日午間以步砲兵八百餘分由上下天橋一帶向我皋落大道以西之高師陣地進犯，遭我嚴重的阻擊以後，轉向後焦陰、柳林里猛攻。二十日晨即開始向我四路攻擊，聞喜路增至

四千人，經過一番劇戰，陣線轉移至結山、賈家溝一帶，其時另一路敵人，由絳縣掠過睢村、東荆村迂迴攻擊我右翼右側至方山陣地，我軍猛烈抵抗，造成晝夜無間的劇戰。

正面橫嶺關的敵人，二十日自毛家灣向言家山進犯，並由聞喜調來援兵千餘，合力夾攻，我軍爲避免敵人造成預期的戰果計，遂將主力逐次南移。二十一日深夜，皋落鎮陷於敵手，二十二日垣曲縣城又告淪陷。

「外線的空舍清野」工作，和歷次戰爭中軍民合作的事實，使敵人又乘這機會大燒殺，全城是火，和平陸一樣，垣曲又遭了一次浩劫。

皋落鎮、王茅鎮、青廉村、柳林里，在演着同樣的慘劇。千萬萬民衆沒有了家，喪失了親人，民族的仇恨加深，自動的對敵人空舍清野更加徹底了。於是，這些慘劇的兇手——敵軍牛島師團便陷於四面楚歌之中。

皋落大道以西，敵自二十日起，亦分兩路來犯，一路由聞喜、河底向橫嶺關西南之上下橫榆竄擾，二十一日戰事蔓延至唐王山一帶，在這方面與敵抵抗的是我唐師右翼部隊。

另一路敵軍之五千主力由夏縣、堰掌分路向東南進犯，二十一日接近我生成嶺、范家岔、尙家坪之線陣地。同時分兵側擊唐王山、馬家廟一帶，仗恃其猛烈炮火向我陣地轟擊。

生成嶺之線被突破後，敵人乘隙東進，佔據大嶺，即分兵兩路，以一部北上向馬家廟進行夾擊，一部南下竄入窰頭、西溝，犯我李師陣地。

唐、李兩師與敵牛島師團是不解的冤家，從抗戰初期保定戰役以前即在平漢線右側遭遇，然後，正太路、娘子關、晉東以至中條山，拚了將近兩年，對仗不下數百次，牛島師團的十次以上的補充，就是

唐李兩師給他造成的。由於經驗的積累，我軍已可找出敵人所有的弱點來。

進攻李師的敵人，從西溝竄到韓家嶺、郭家莊之後，便被我伏擊部隊打了回去，一直驅逐出大嶺。馬家廟陣地從二十一日起爭奪了三天，中間有無數次的往返衝殺，馬家廟背後的山坡下有六百以上的敵人在仰攻時爲我軍的機關槍火所射殺。南面也有我數百戰士爲恢復陣地而犧牲。吳景桐營長與千餘敵人爭奪馬家廟東北五里之界牌上制高點，率部四次衝鋒，負傷不退，終於壯烈殉國。

二十三日大雨中，敵以砲火摧毀我陣地，同時大量施放毒瓦斯，逼使我軍不得不撤向南面大山裏，這一戰我李長順營長在掩護轉進時率部深入敵陣，英勇犧牲。

我李師驅走了韓家嶺一帶敵人之後，即奉調向馬家廟馳援，因大雨中山地運動困難，於二十四日晨到達協同反攻，敵人立腳不住，大部向東潰走朱家莊，一路騷擾焚殺，竄入皋落大道與南進敵之後續部隊合流，就在這一天，垣曲方面已經有了新的變化。

敵人之陷垣曲，一面由於民衆的空舍清野，一面由於敵人自己的搶掠焚殺，佔領到的祇是一座劫餘的空城。後方接濟斷絕，軍心惶恐殊甚。二十天連續不斷的戰鬥，又決不是血肉之軀所可支持的，二十四日夜裏，垣曲隔河砲戰，便是敵人在掩護他們的總退却，連夜倉皇奔走，直竄向皋落附近，大道兩側和城周山頭的我軍，乘勢跟蹤夾擊，一鼓而規復同善（垣曲北）、王茅、朱家莊、上下橫榆、柳林里、言家山諸據點，進行對皋落鎮的圍攻。

二十六日，敵輜重隊在徐家山（王茅鎮附近）被我軍全部解決。

接濟完全斷了，民間又無物可取，結果只有突圍北竄。天、八、四、日、大、美、國、軍、隊、日、後、潰退開始。彈藥行李一路丟下來，皋落大道、翼城大道兩側，有傷兵，有尸體，有拉來的民伕，潰

軍分兩股：一向翼城，一向橫嶺關。二十七日以後，牛島師團以散兵式全部退出中條山。緊接着我軍分頭下山，開始反掃蕩的總攻擊。（高天：八月四日大美晚報轉載星島日報）

二 冀中反「掃蕩」

寇軍在冀中對我游擊隊之「掃蕩」工作，迄七月底已漸呈粉碎之勢。南宮、冀州、交河、獻縣、太城，均前後爲我克復，寇損失極重。其失敗之原因有二：（一）兵力不敷分配，且因蒙僞邊境不宜而戰之局面，有繼續擴大延長之勢，各地駐軍，紛紛抽調，致力量益形薄弱。（二）寇之軍火糧餉，經二年來之過分消耗，存儲量大爲減低，不能充分供給，寇兵過慣奢侈生活，砲火之消耗，尤爲放任，一旦火力不繼，爲惜生命，不肯白刃相接，與我游擊戰及運動戰以許多有利之機會，茲將最近實況略誌如次。

南宮石友三軍，久在冀中作戰，對當地人民尤能取得聯絡，探得南宮寇軍實力脆弱，因以黃沙會爲前鋒，予以襲擊。南宮敵兵，不過百餘人，我黃沙會在五百人以上，每人均有大槍一，利於遠距離之射擊，盒子槍一，利於近戰，黃纓槍一，以備交手戰，其威力不次於大刀。此百餘寇兵既消滅，南宮遂告克復。大城亦駐敵兵百餘人，僞軍張八部三百餘人；近數月來，敵僞軍火毫未補充，屢次請領，均爲津軍部所駁回，糧餉亦欠發四個月之久，僅賴張八就地搜括，且須儘先供給敵兵。張八深表不滿，因派員與石友三軍接洽反正，將敵官兵完全消滅，該城遂告克復。交河原有敵兵三百餘人，僞軍約千人，月底敵兵調赴東北二百人，而以白俄兵二百人補充之。僞軍與敵軍合作，意在乘機反正，用報國仇，今見白俄加入，誤以爲意大利兵，前來監視，憤懣萬分，於白俄到後尚未布置就緒之際，以大量酒肉勞之，白

俄見酒必飲，一切置之不顧，遂乘其醉，聚而殲之。敵軍深夜聞警，起而赴援，遭我伏兵襲擊，亦無一生還者。河間敵兵六七百人，爲賀龍將軍所部之游擊隊所襲擊，損失奇重，現已竄入城內，爲賀軍包圍。

敵以蘇僞邊境戰事日益緊張，兵力不足分配，戰區工事，又在在需人，天津敵軍部遂命令敵軍僞警，在市區實行拉夫。市民因愈惶恐，反日情緒，亦愈以加深。其最爲人痛恨者，爲二十五日所發生之慘劇：有一批被拉之夫，共六百人，爲敵兵裝於三輛鐵閘車中而封鎖之，停於老車站李公樓岔道上，候車東開。凡封鎖一星期之久，以天氣炎熱，空氣不通，食水復不供給，致完全悶斃，直至臭氣四溢，尸水從車縫流出，始爲行人注意。啓封後即陳屍道旁，不加過問。地保以不敢申請，且無力處置，遂到處鳴鑼，高呼「到東車站領屍去！」，敵酋聞而大怒，復將鳴鑼者捕去。至如何處置，尙不得而知，可謂慘矣。（八月十日大公報）

三 綏西的狂飈

在長城迤北瀚海迤南的廣袤塞外草原上，有着蜿蜒的賀蘭山，層層疊障的陰山，與那寬宏遼闊的大沙磧，間夾着涓涓的細流，蓄長着豐美的水草；這些優良的地勢，形成了天然的長期抗戰中的游擊根據地，大西北前衛！

自從敵人沿着平綏鐵路侵入了綏包，滿想一鼓作氣的西犯，攫取五原、寧夏與蘭州，截斷我們的西北國際交通線；但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上，我們是佔了優勢。敵人的西竄陰謀，一面受了我軍的堅強抵抗，一面感到了後方游擊隊的活躍，以致那笨重的泥腳，深陷入了那大沙磧裏的泥淖中，連

左右動作也日益艱難了。

塞外草原上的游擊戰展開了：在賀蘭山，在察綏邊區，在晉綏邊區，在大青山，在陰山……游擊隊員，配合着民衆，在大沙磧裏據守良好的地形，以活動的不同方式，陸續的打擊着殲滅着敵人。

在光榮的戰鬥中，綏遠民衆抗日自衛軍第某路駐紮在綏西，當着敵人從包頭向西進攻時，配合着馬占山將軍。門炳岳將軍、高變成將軍的戰士，在大樹灣，在麻池，在陰山，發生了激烈戰鬥，這些部隊一作戰便帶着充分的游擊性，開綏西游擊的先聲。

當着偽第八師師長扎書扎布，攜同日籍顧問倭興新藤，鈴木井田及偽兵六百餘名，從新民堡出發，向着東勝竄擾時，我們的守軍一營，冒着激烈砲火，苦戰一天一夜。我們的鄔支隊張連，張支隊部及自衛軍高團，繞敵後方側擊，搏鬥竟日，敵傷亡慘重，倉惶敗退。

綏遠民衆抗日自衛軍第某路既獲勝利，更進而收復達拉特旗，掃蕩敵偽於黃河北岸。同時，以政治進攻，爭取偽軍的反正，使達拉特旗東西令梅令重複站在祖國的抗敵戰線上，轟動了一時的馬子禧團長，就是這個時候反正的。

在黃河南岸的大樹灣，尚有一部敵人固守着，高變成將軍的將士，以包圍的形勢去攻擊；王永清支隊肅清了包頭迤西的偽軍，襲擊包頭飛機場；陳秉義支隊夜襲磴口車站，段寶珊支隊單打大樹灣；這些重要的戰鬥，都給予敵偽以很大的打擊。

包頭的敵人，爲着挽回頹勢，振作士氣，調岩田中隊攜同偽軍五百餘人，在激烈的砲火掩護下，向新城猛犯，陳秉義支隊配合着某某師的一部戰士，苦戰四日，終將其擊退。

在那廣袤的塞外草原上，敵人的兵力是很薄弱的；譬如在綏遠的地區下，統計不過一萬多人的樣子。

，而且多是作戰已久從事休養的疲憊之師。綏遠西部及包頭駐敵僅二千餘名，大部駐紮在包頭的東門外兵營、南海子、托縣一帶。

我們的軍隊在綏西線上，在數量上與敵是七與二之比，可是事實上我軍的訓練與武器仍感不充足。

敵人對偽軍的待遇，分做了甲乙丙三個等級，德王的部下是甲等軍隊，除了糧餉外，時時的犒賞偽鈔；李守信的軍隊列在乙等，僅領到了餉洋，森蓋一類的偽軍是丙等，不但沒有犒賞，連餉洋也不能按月領到。

偽軍飽嘗亡國滋味，已大都覺悟，待機反正。敵人也看到了這一點，從今年開始，將偽一師至四師的下級幹部，都委以日蒙人充任，加以監視與壓迫。不堪虐待的偽軍，各乘着有利的機會，三五成羣的，攜槍投誠，請求收編。

可是自綏西敵人採取了固守的戰略後，正面的戰事却轉趨沉寂了。（華業：八月九日前線日報）

四 鄂北會戰

隨處憑據桐柏山脈，是豫西屏障，襄沙門戶，東控平漢線南段，遙制武漢西北方向的出路。其存亡不僅足以左右豫湘鄂交通的斷續，且於我南北轉用兵力，或進出鄂皖，都有莫大之關係。

溯自武漢撤退後，我第八戰區大軍數十萬，始終以襄樊為據點，控制敵之側背，使武漢敵軍，感到極大的威脅。正如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說：「進駐武漢的敵人，時時感受着胸口有一塊沉重的石頭似的難受。爲了使武漢之佔領，確鑒於鞏固，他們是日夜不忘要攻陷襄樊的！」